三淵集 十七

雜錄
日錄

三淵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雜錄

日錄

三淵集卷之三十三 [illegible]姑[illegible]主體具也[illegible]裏始欲

雜錄 壬午 姑[illegible]錄其一二精[illegible]爲本來[illegible]

看或問誠意章略有分曉居[illegible]中[illegible]往[illegible]以然而[illegible]

自欺之根沒奈何只可責知至所謂欠分數

自欺之萌容著在這裏詐僞方現故可猛治

自欺之幹小人閒居其欺詐方肆

自欺之萌與自欺之幹雖微著嫩壯不同終是一體相串來也欠了分數其等位忒高

閱讀書錄要語有味乎無慾則所行自簡等說話凡人於人倫合做底事用意當十分堅實至於奉身

調度事係外面者或得或失只以悠悠聊且之意遣之爲可

思所當然與所以然之妙而未能融徹忽見鷹在架上乃思鷹之捉雉而食是乃當然而其所以必捉雉而食者則以其禀得肅殺之氣故不能甘彔淡之物若究其禀得殺氣之故則五行中偏得金氣故也是乃理之築著處格之造極處復欲上究其去處則只曰自然而已或問中所云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卽所當然之故蓋就一理截爲本末論語註所云事物所以當然之故正謂是也

自欺之義叅互語類多未詳所謂容著在這裏始欲
解說云如八九分好善念中忽有二三分沒緊要
底偷心起則隨現克去使不復然乃毋自欺也乃
不容著也苟任其留存若與之同眠同食則彼邪
沒緊要底便將眞實好善底壞了是爲容著是爲
自欺更考語類則謂如人爲善他心下也自知有
箇不滿處却不說有不滿處却遮蓋了硬說我做
得是這便是自欺如是則元未嘗就惡念起時隨
即禁止處爲言而只從接人相瞞處言之又以心
下不滿處爲自欺之根以蓋庇嚇人爲自欺之實

然則所謂禁止云者政欲其不使遮蓋也不敢遮蓋則自不得不向裏求實也如前之說則所謂欺者欺其自心好善惡惡之靈也如後之說則將虛假之善蓋眞實之惡以是欺人也然硬說我做得是亦不待接人而始如此只自家念中亦有虛假籠罩底意思以不慊爲慊是亦可謂自欺也畢竟人未必可欺而我反爲我欺何則知其不慊者實念以不慊爲慊者假念實念爲假念所欺故曰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又曰決不能欺人只自欺而已

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人極形神五性善惡萬事

聖極寂感五德吉凶萬善

圖凡五層周子所畫只第一圖而朱子又據圖推說則宛然有二三圖之象而聖極圖中四五兩層見缺故敢以臆見補之

第一圖屬乎天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也

第二圖屬乎地分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

第三圖屬乎人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

第一圖終以萬物萬物中惟人爲貴故人極接之

第二圖終以萬事萬事待聖人而定故聖極受之第三圖終以萬善萬善一出於天此三圖之次第自相流通者也

謂太極合動靜以本體而言則太極先乎氣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而言則太極合乎氣也

太極不雜乎氣故吾之養性不可累一物太極不離乎氣故吾之盡性不可捨一物統體太極可見其理一各具太極可見其分殊太極圖與西銘未可差殊觀也

自統體而體之過易流於墨子兼愛自各具而觀之

偏易流於楊朱自私

論理有四種之說本然命物一也乘氣流行一也混淪合一一也分開各主張一也

所謂本然有二意自未有形器而言其本體之冲漠曰本然則凡在流行而爲貌相形色者非理之體也自流行而言之凡萬化之順布與無妄者爲本然凡寒暑之失節與人物之性惡非理之正也二以本末微顯而言之一以終始善惡而言之實則一理渾然而涉乎形器者有不齊耳

妙字有數義自本體而言其冲漠無朕曰冲妙言其

兩在陰陽之間而來往不滯曰神妙卽乎一物之
內而不爲圓局曰超妙言其理與氣合混融無間
曰妙合

凡看太極圖不可但按圖摸圖摩挲紙面而已遠而
滿山紅綠近則一身之動止出入與方寸之寂感
歛放無適而非太極皆須體認

卽物而觀各有條理卽事而察各有準則循其理而
守其則太極在我矣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非動靜而非靜神也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濂溪析理氣莫要於右數語

日錄己亥

三月初一日微雨風恬杜鵑花始開斗奴出山去借得睡菴僧供炊庭院閒寂惟有鳥聲

看二程全書其論人物同具五常甚分曉聊記于左

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黃者得土之性多白者得金之性多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物則不推人則能推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只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

只此三條足可破近世儱侗之說知有此說而猶且執拗則便是互鄉

嘗以五稜木面刻金木水火土輪而看之居一而有其四宛然可見或曰大黃只大黃附子只附子而余則曰大黃之内伏附子附子之内伏大黃如水火之内外明暗迭爲換面耳

春秋之學程子看作大事朱子甚忽之以孟子知我罪我之言折之終有未可忽者蓋四傳多穿鑿故朱子未免激惱至謂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干我甚事則恐亦太過矣當初作經時魯史與之並行則

人見筆削而參校之可會其微意今則魯史亡矣無憑可考所以爲難解也名字書不書以是爲褒貶亦難盡掃去朱子論春秋只以據事直書爲主亦少意味恐須參程子講解而究之以夏時冠周月程子之說亦不可從周只是改月不改時耳王陽明論此頗爽利

春秋公孫敖始末鄭重書之惡其奔莒而美魯之不薄耶

趙盾弑其君以功意言之盾爲意而穿爲功如歐公說雖似直截而終少意味如鄭歸生弑君之類亦

誅助惡之意足爲萬世法此等處豈可以左氏所錄全歸之虛妄乎如高貴鄉公當書曰司馬昭弑其君不當舉成濟賈充矣鄭伯克段鄭棄其師魯成宋亂納郜鼎翬帥師之類辭氣嚴厲最可見

承訛襲謬在大賢所不免如詩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其破碎樂淫哀傷而湊合爲說可一筆勾斷而以兩程之明不能看破則滯於聞見也至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尤爲怪事不有朱子則孰辨眞贗乎至夷齊諫伐事則七聖皆迷捻輸於荆公一隻

眼始出於莊周寓言馬遷傳之韓愈頌之流傳千百年牢不可破至荆公而方碎其說盖衆言淆亂折諸聖人自古詳論夷齊有過於孔孟者乎論孟書中無一言譏伐不此之徵而折之於莊馬之誕謾退之之浮華豈非千慮之失乎荆公所謂二老同去就者其論極洒落以暴易暴果出於伯夷之口則伯夷爲一怪物矣程子亦以史所載諫辭爲皆非則疑端見矣惜乎猶未加思以盡掃去之終讓獨見於荆公也荆公拗人也誤國人也雖有一得人誰信之如解中庸有天使我有是者龜山極

詆之朱子以爲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蓋龜山慣於破其字說並與其好處而抹去之不虛心之過也朱子則能爲虛心而偶未免承訛襲謬亦未暇於深繹荊公論也朱子於書酒誥解亦取荊公說人見之明暗通塞有邂逅焉孔子所以不以人廢言也

崇慶黨禁時程子徙居龍門止學者及門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雖微黨禁亦如是可矣于于來往只見其面亦何所得古今師生之際徇名多而務實少何可勝言哉

語言緊急是氣不定於議論多欲直己是氣不平此吾切己合矯變處
草木百花莫不朝敷而暮斂陰陽屈伸之妙政好就此看開落終始又爲屈伸朽死於東而活發於西又屈伸之大者也朱子亦曰花生花落非有神而何
初二日霡霂未已山氣甚蔥朧開牕見巖花爛漫房中看程子書間上東樓披閱左氏傳
物理有混併而稱其妙者有揀别而求其是者如言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則飛潛動植橫竪顛倒舉在

其中雖牝牡之交亂强弱之相凌虎豹之咆哮蛇蛟之結蟠捴謂之天機可也若必極本窮源取其純粹至善則烏之仁虎之慈蜂蟻之爲義雎鳩之有別方是天理一則從形氣上看活意也一則從性命上認正理也然飛不可爲潛動不可爲植形氣中自有正理烏仁虎慈蜂義鳩禮性命亦不全合之方爲至善

知寒暖識飢飽物之所以同乎人卽人心也是是非非好善惡惡人之所以別乎物卽道心也嗜慾天機固爲相奪而然人心之妙亦豈非天機乎鹿食

雉啄與耕鑿含哺同一樂意瞑鳥知還冬蟲能蟄亦豈與向晦宴息婦子入處異趣乎至其利義對立取舍斯判而後人心逗乃爲人慾方背乎本然天理今不原來歷不分曲直而以爲氣所掩不能直遂者謂之人心人心豈皆不直遂乎有人於此痰塞心竅飢不覓食渴不求飲或冬嚼氷而夏就湯則謂之不直遂可也

中庸所謂身不失天下之令名非不滿之辭蓋以臣伐君勢似不順而實合於天理不害爲萬世聖人故宛轉其辭似若分疏者爾

朱子於禹貢彭蠡條不得其解遂爲通變之說乃謂禹未親履其地遣其官屬則官屬亦畏三苗而不得深入只依俙遠望以彭蠡爲江漢東滙以成澤而實則不然夫然禹之作事大段疎率何足爲神禹乎此等處只合闕疑恐不當别爲通變之說以傷體面無已則巢湖在江北稍與文義相叶以是爲古之彭蠡可矣

日月升降三萬里謂夏至冬至相去三萬里伊川認作東西相去之數伊川又謂天地無適而非中朱子以爲非是土圭尺五寸一寸準千里自冬至極

短至夏至極長凡三萬里
嵩山不是天之中乃地之中所謂天之中自北極以至南極中間赤道爲九十一度乃爲天之中自地面北畔以至南畔中間嵩山爲九十一度故曰地之中九十一度倍之爲百八十二度地上地下合計三百六十四度地厚占了數度語類此條嵩山之南誤作北看朱子意以南北極爲天之中是固一說也然南北極相望赤道居中則以是爲天之中亦可嵩山土也只合爲土之中矣
太虛爲一天恒星二十八宿爲一天橫渠以浮陽運

旋者謂之天與恒星分而言之則又一天也果有三箇天乎然自古所謂天左旋者指二十八宿而言也今以爲至粗說而乃謂太虛無體無以驗遷動則却恐失在此而不在彼彼謂左旋者何嘗以太虛爲遷動乎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語意欠瑩朱子以此爲日月左旋之證而有不然者橫渠果以日月爲左旋則日速月遲當如朱子說而上文依舊日月右行速日右行緩火遲倍日土最緩全用曆家說然則所謂少遲反右非謂所見之疑似也的

言其反右之勢耳語雖未瑩意則可見朱子於此
似未究其本末曲折而只取孤句之合意者持爲
左旋一證可疑

邵子曰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旋這般所在
邵子必看透矣

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李
仲謙以爲錯見實則仲謙見未到耳周天有兩說
以太虛天而言之則日之自東而西西而又東固
一日一周也如以踏著恒星步數而言之則日踏
一度至一年而恰周杜預之說蓋指右旋而言也

日月左右旋萬古一大訟明太祖主右旋而以馬上管窺分明見日月右旋爲證則疎闊莫甚安城劉氏亦有一說類此

以陽遲陰速言之日不及月於理似乖白虎通以君逸臣勞爲解亦粗通

自地面北畔至極星三十六度自極星向南圓曲亦三十六度合計七十二度傍亦如之雖低昂環轉而要在地上而未嘗入地矣

曾子問許多變禮處之有權則禮亦易也易大傳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則易亦禮也融而會之便是一

貫

陽生却斗寒欲曉而反暗艮所以終萬物始萬物妙在這裏又天地間如洪爐生物消鑠亦盡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亦焉用既散之氣如海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月出則潮又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程子於此等處窮格造極至於陰陽五行錯綜變化象數天文律管之類似未大段致意邵子欲傳其學則曰須費二十年工夫無力可及然何必二十年乎以子之才只消旬日工夫細討先天數則作易傳時所解卦序豈不有頭腦

乎所謂加一倍法看作術數待邵子以術人不能如孔子之於老子郯子遜志求益則規模力量似欠宏大程子嘗駁揚子通天地人方可爲儒乃曰雖不通天文地理豈不爲儒竊恐坐此意思以天地間合理會事看作散漫而專意於求之性情終異乎孔子矣余竊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恐非程朱所可當除是孔子一人踐此言耳

朱子自謂未曉筭法而天文亦大綱說至五行生克風雲雷露之變大抵仍襲邵張成說耳最所著功

在律管揲著先天卦象多所發明然於後天自謂未曉其義鍾律與季通言之爛熟而然於葭灰應律之妙都未曉悟三禮工夫亦未曾大致力晚年與門生編緝而以無眼力未及受用矣古來稱地負海涵莫過於朱子而比諸周公孔子未免單陋使之制禮作樂未知果如何也

孔明禮樂麤在心術程朱禮樂麤在手段自周孔視之不啻未盡

孔明爲人偏長於創物如作八陣圖及木牛流馬漢以後所未有以此手段裁造禮樂器數定不至麤

粗矣
栗谷天道策以天行與恒星分而言之豈因襲張子
之說而致誤耶
逝者如斯莊子書中亦以逝字爲造化流行之妙如
曰素逝曰晏然體逝是也凡物可比於造化流行
者莫如川流故孔子發斯嘆也
程子言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以此知
今之異同條辨其細已甚程子書中凡論閑邪存
誠克己復禮敬義夾持之類意味深厚最宜玩繹
初三日快晴無氣[illegible]溪聲甚清驟起來覺鬆爽向夕

風作

春秋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註皆誤兩君相對則彼之左此之右也左堅而右瑕故季梁勸隨君必攻其右耳必者須也左傳例多此文法如從諸註則連排三句只言楚君之在左文無筋骨矣

鄭公子忽再辭齊婚義正而辭當至祭仲勸以樹援而不從則尤爲堅確君子之所宜褒美而解春秋者以成敗爲是非乃謂鄭人賤之又謂孔子稱世子而不稱君乃深刺之也作詩序者以許多淫奔之詩皆斷爲刺忽呂東萊仍襲其說鍛鍊得鄭忽

罪不容誅朱子曰最是忽可憐蓋詩與春秋相牽連春秋旣錯解則說詩者從而鶻突矣又可曰因詩序而錯解春秋矣

程子從詩序狡童狂童之說斷之以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

孔子之不稱伯而稱世子其義亦難明豈當初未定君位耶

朱子曰鄭忽豈得做狡童若是狡童則必能託婚大國得其助矣讀至此不覺發笑

一年一度花春節最爛漫夏秋雖有花不能如此之

盛萬古一度花惟虞舜時爲然三代以來間有治
世終未大爛漫矣
僧自睡菴進一瓻黃粱酒坐樓上舉向巖花而酌之
興味陶然邵子所謂太和湯方知其味矣
詩序誤人其害不少以程子之高明被其障礙至呂
伯恭則尤甚人有情志各鳴其不平自哀自樂自
怒自怨不覺其形諸吟哦是所謂風也豈可專以
美刺蔽之謂盡出於國史筆乎國風之興多出街
童巷女之口固不暇於美刺雖大小雅如鹿鳴行
葦之類皆出於懽忻興情豈以美刺而爲之哉如

桑間之詩東萊斷以刺淫而謂可被管絃而薦宗
廟朱子駁之則曰吾從孔子思無邪之教也固是
思無邪也以爲淫者所自作而讀者知其邪而惡
之豈非所謂懲創者乎奚必設以身處於淫穢之
地然後方歸於思無邪也朱子謂此等淫樂非齊
莊陳靈之廟則無可奉薦好笑好笑
破詩序說易主卜筮朱子最自得處賢於程子遠矣
程子之作易傳其論君子所居之序進退行藏語
默動靜處得其宜則是矣但未知逢某卦值某爻
從何處體當耶卦則有序爻則有位而欲知今日

何卦明日何爻則實無可摸著若以卜筮推之則
觀占玩辭卽可受用如蒙卦包蒙吉納婦吉子克
家困卦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之類說之
雖散漫用之有著落包蒙則利師資納婦則利婚
姻克家則利老傳在酒食爲厭飫在朱紱爲纒縛
在祭祀爲湊萃如懸鏡於此姸媸隨應十方無闕
千世不差所以爲玲瓏也程子於此等處扭揑爲
一串義理塡塞以許多剩語如以發蒙立說則納
婦克家並爲虛說如取朱紱則借祭祀以喻誠意
而已朱子所謂伊川多不言實事者是也蓋如朱

子說則象虛而應實如程子說則義實而用虛其得失較然矣經解潔靜精微易之教也程子不取其說以爲狹窄殊不知只此四字足蔽學易之法大傳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豈非潔靜密豈非精微乎竊敢謂易傳之欠透恐坐不取經解爾

程子曰文義雖錯解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程子解論語中錯認聖人本旨者固多有之義理則純然無疵如謝楊輩則語多外馳往往淪於佛老不但錯解而已然理可通行而聽言或未盡則問東答西豈不爲應物之累乎明道之動彈流轉似尤於

經義上不帖帖有若斷章取義者故太半不襯貼依以釋經鮮有脗合者蓋兩程義理不守拙法天人無界分知行無分段超忽自在莫知其端倪學者之恕推之於天上入德之教指之爲易行其中不似朱子條條井井若繩貫碁布以故龍門高弟多自得之味武夷諸賢守文以爲務或超忽之過淪於佛老或剖析之甚滯於行墨觀其言語文字可見其互有得失矣

初四日晴明盥櫛開軒覺春意漸融

伊川畫卦劈頭取三才之意畫八卦而象之卽是小

成又加一倍以成六位只消二番工夫而能事畢焉蓋始畫八卦不由夫兩儀四象再加八卦又越過了十六三十二恐或草率所貴乎易者豈不以不容安排自然流轉之爲妙乎意在於倣象三才已涉安排又未見七八九六自河洛來者相磨相盪包括天下之萬理頭腦不竪故下梢釋文義多涉牽强無怪乎其然也朱子與袁機仲所辨先天圖凡四五條通透洒落躍然若親見伏羲也伏羲之圖雖自希夷傳至邵子而邵子之言猶未見棌於程子則幾乎埋沒而不章幸遇朱子闡發無餘

憾先天方圖因始行於世邵子所謂後世子雲朱子是也

啓蒙雖復祖述邵易而若其十分洗發則都在與機仲書學易者宜常常諷誦也朱子自言平生於大學啓蒙透見前賢所未到處大學先天同一心法也

先天圖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分之又析散爲萬般形態政好就草木上看始自一團生理拆爲兩葉兩葉之上各加兩枝以至千枝萬葉言其漸次添加則始似朴拙及其形態萬殊則又何巧

妙但就紙面摸圖指卦而不知一草一木無非卦
象則其爲易也陋矣更就心源自鬼神莫窺之地
分爲缺字二之幾以至酬酢萬變又一先天易也大
傳所謂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其可知已
周濂溪論道論學必以一二五萬爲說象數與心法
合而爲一朱子謂這老活計只在此者是也
太極圖解剥有兩法平置一環從中橫分兩破四破
十字橫分以至千萬破是一法也層層起自高頂
遮低一層以至平闊之地是一法也在太極則曰
動生陽靜生陰在陰陽則曰變合而生五行以至

萬物生生只一生字竪說其層生也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只一一字橫說其分合也（此一款可通橫竪而如是說亦無妨）

太極又有兩般看法統體與各具也渾然通同謂之統體不相假借謂之各具天地間由有此道理也故仁主包涵而義主分別若墨之疑於仁楊之疑於義則皆由所見者偏耳故太極與西銘皆理一分殊看者宜潛心焉

太極即無極不可作先後高下說所謂根柢樞紐皆太極之為妙而言之則不無次序無極而太極即

第一圈也主根柢而言之也太極之陽動陰靜即
第二圈也主樞紐而言之然即其樞紐而根柢在
是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蓋生之者太極
而不離乎動靜通書亦曰動而非動靜而非靜者
神也朱子亦曰理無動靜氣何由而動靜以不離
動靜看作樞紐以生陽生陰看作根柢其亦可乎
兩儀立焉朱子以天地肇判爲定亦層生之意也泥
言陰陽對立則無意味然竊有未詳者邵子之元
會運世初不與濂溪商定則未知濂溪所謂兩儀
立焉作何形象程子聞邵子論六合之外而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則所論洪荒之初二老果無二見乎

程子嘗以人之不知其身中五臟百脉爲儱侗今欲事天而不知天之爲天者年齡面貌之如何則未可謂能致其知兩程之不語及何也

邵子臨終張兩手以示伊川曰面前路逕須常令寛同居三十年未嘗一言及數恐太窄矣

孫覺言孔明伐魏多殺漢兵則程子曰仗義討賊殺軍亦何害孔子討陳恒豈不殺吾軍一人乎又言與人交兵不妨用詭謀於此可見其廣大處惜不

見項羽韓信與孔明司馬懿廝殺可見其豪快處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可見其寬厚處追恨爭青苗不善欲與之分謗可見其至公處講筵宿齋戒論顏子在陋巷推演有神精可見其盡心處論鑄錢解鹽及不欲更役法可見其解事處合而觀之伊川之經濟在是矣

伊川之不看花不啜茶不觀畫不作詩雖似沒人情而學之定無弊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之謂也朱子則異於是所盤涉者太似浩漫如欲畫陳太丘事而不得好手極以爲撓無乃爲事物所

勝乎理會叅同固是欲度世長年以觀時人妄作而亦取其旨訣法象猶有先天餘意而然耶朱子與門人講評太極圖者不一而足程子諸書中無一字提起雖微意所在各有詳略而在今日從違未知何以則得當也

杜預左傳序峻潔疎暢最可讀

朱子曰看春秋且須看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之意又曰隱桓之時王室東遷號令不行莊僖之時桓文迭覇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諸侯服

齊晉者亦皆朝楚襄公之時晉悼出來整頓一番
楚始退去繼而吳强入來爭覇定哀之時政自大
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
終春秋之世此蓋提掇大綱而言之所宜著眼處
也
初五日晴早起之巖上淡霧濛濛繞花吸露氣味冲
長
未曉誦繫辭一遍去年在麟蹄始誦繫辭幾至數三
百遍未覺其有效朱子所謂輪流通念而㝡之未
精者政所不免爾然或慮靜之時誦得融暢則輒

令胸襟洞豁若有所得誦書多矣惟誦繫辭爲然
踏山川多矣惟關北之行似有開廣之樂
溪流甚聒耳惡之而欲其微則愈覺聒聒以爲佳聲
而與之胞合則未覺其喧鬧大學或問同焉而不
知其惡阻焉而不知其善政如此蓋阻則抵敵同
則渾淪故也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歷考古今多有不然溫嶠絕
裾而爲晉平敦峻之亂則社稷臣也王祥致氷鯉
而以魏三老進璽於司馬昭則負國人也舉其忠
孝之特絕者而言之尚如此餘不可一一較也然

則孝不必忠忠不必孝固不可相通耶且以耳目所覩記言之居家以孝悌見稱者立朝多骫骳不振豈慈良婉順宜於閨門而不宜於朝廷耶蓋朝廷是非之地從違獻替不容一刻放過未可以雍容循默支過故必須武健者勝任所以世所稱孝子者反不若在家多骨者之能濟事也然究極言之爲孝之道豈止婉順而已乎父母有過號泣以諫至撻之流血而不弛者乃爲眞孝如王祥輩雖能致氷鯉黃雀而未必爲孰諫之事朱子所以有死孝活孝之辨雖誠切如王祥以其不學之故止

於死孝蓋烏鵶之類偏厚於慈一邊者也
曾子爲可而被大杖幾斃受責於孔子則惟大舜方
爲活孝孝豈可易言哉眞能學問道理通透則孝
於事瞽忠於事堯固無所不可豈如一蹻一祥之
不可兼哉若就氣質上較量則剛果疏通者方可
宜家宜國柳公綽之類庶幾近之
孝者百行之源古有是言蓋擧其本末表裏而謂之
孝也今也見人之居家稍子諒者以爲眞孝可兼
衆善薦之於國多露醜拙此不可不審者也孔子
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置在第二位者何也蓋

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孝弟之大熟而能有作用者也如高柴之泣血三年而才短於爲宰則孔子謂賊夫人之子若是者只可使處鄉黨而已孔子所以語子貢者凡有四層使於四方爲上層稱孝稱弟爲第二言必信行必果爲第三斗筲之輩爲最下層

余嘗以人品六等排定位次每爲後學切切言之以爲懲勸之準

第一位聖人一疵不存萬理明盡

第二位大賢道全德備守而未化

第三位君子行已有耻使四方不辱
第四位善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第五位俗人同流合汙避害趨利
第六位小人貪鄙狗彘憏毒蛇蠆
凡此六等可惡者小人可悶者俗人可愛者善人可敬者君子可畏者大賢不可及者聖人俗人非大惡而以其與小人比隣也滿腹利害依違於人獸間所以爲可悶也善人雖可愛而以其與俗人隔壁也識之未透義利參半故可愛之中有可憂者存君子以上方始爲人然君子地位所占較闊如

孔門弟子自游夏以至子賤仲弓不無優劣而未可別其層位佛家以五十二位分爲凡聖等品此則太多就六位中亦有細分之道君子固占地闊而善人亦有高下孔子所謂硜硜小人則卽吾之所謂俗人而稍優者也

程子曰人之於儀形有持養者有修飭者同是正衣冠尊瞻視而誠僞有別不可不察

朱子以白地黑地分持敬兩種黑地者外持而內昏者也白地者宇定而光發者也今之所謂持敬大抵多黑而少白若能制外而安內內明而上達則

何黑闇之有惟矜飾外貌之務闇於存省則終身在鬼窟何由以惺惺乎間或居處恭執事敬而依然私慾滿腹失其本心便是放也善乎胡致堂之言曰莫難强者怠心莫難制者慾心莫難降者驕心莫難平者怒心莫難抑者忌心莫難開者惑心莫難正者偏心七者皆放心也有是放心者豈皆不能爲詳言正色端坐徐步者乎方寸之中善惡錯出能存省之爲貴又能隨事察理加以方外之功則靜虗動直豈復有放心哉且人之氣質長於矜莊而短於照察不必專出於欺詐者有之如漢

成之威儀若神是也自省與察人不可不内外兼照

寡言非難言而中節爲難今有人焉終日淵默而出言輒鄙悖者有之且自心而達于言自言而演爲文文則去本遠矣然言似靠實而文不能掩惡者有之豈酬酢之際易爲粧點而邂逅之發或露天眞故耶

人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而自期以聖人則一日有一日之進一歲有一歲之進豈有若存若亡半靑半黃之理惟其無希聖之志也故始勤終怠外然

而中不然苟焉爲自欺欺人而已然則今之儒者
果何所志而爲學耶大略有五種焉
一利心假眞售僞居之不疑以干祿爲心者
一名心生則賓師沒則俎豆以誇張爲悅者
一勝心莫高於道學他術爲低以標致爲高者
一伶俐讀書談理少所礙滯以辨析爲能者
一恬雅適爾寡慾親近簡編以玩索爲樂者
利心魑魅也名心偎儡也勝心壁蝸也伶俐鸜鵒也
恬雅蠹魚也從初向學立心只如此則便是種子
不好學者當仔細點檢也

術家以木生於亥而旺於卯至未入庫亦有意思方其閉塞之時徒有枯根及其長養之極便已入庫爛漫可賞惟在此月爲可悅也物有盛衰在人看如何必待其十分發洩而謂之盛者衆人之同見也怕處其盛以半開爲中者邵子之獨見也

有堯舜之至德則禮樂文物與景星慶雲燦然交輝於外此之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也此理從春花上看有所脗合矣

凡物生於五氣故觀其色象皆居一而有四如草木之花發爲紅英則靑黃白黑皆蘊於內翻內爲外

則種種換面呈色春花則赤色居多者火爲木子
子資母氣而發也黑花之罕見者水爲木母藏神
而不露也木根著土黃則土之發也金爲土子白
亦土之滋也錯綜經緯莫不有所以然而未可一
一指示也
初六日晴風氣稍厲花有向衰意與兩僧逍遥巖上
而還
邵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非只謂雪月風花也如暑
寒晝夜雨風露雷性情形體飛走草木凡可以看
作四片者自古未經人剖析至邵子而闡發程子

謂之把作大事是也

内聖外王猶言天德王道内德通明而外治盛大之謂也或解以以聖爲内而以王爲外外之猶言賤之也則陋矣上文所謂惜其無用於世非貶之也程子於他處亦以此爲聖人事矣

午前騎馬到青玉峽看島潭上下三四百步淨淥演漾可以泛舟而恨無可藏之壑又南峰獰頑不合置亭於其側怊悵而還

余於域内名山足迹殆遍而所覩巖泉只止於七八分耳終無滿意處雖中州山川載在圖記者其高

下饒之亦可坐料黃山華岳以巖巒爲勝而澗壑
則鈌廬山鴈宕淵瀑稱壯而峰嶺稍低大者如此
餘可類知然則等山川於人物終無聖位之可擬
乎意者成質于地固宜滯局偏勝不能如最靈忝
三者備衆善而極純粹也其理果如此否

李延平居室不作費心事衰晚之人切宜師法

朱子武夷距五夫里不滿百里而猶曰無力可往來
又曰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則余之來往雪岳可謂
不量力矣

朱子以越中山水爲淺狹所占武夷亦曰不甚好竊

想其形局峻隘不寬平使遊者無夷曠意思故不甚愜尚也然則山不必純石無寸土而後可以稱奇使朱子觀皆骨必病其太隘如萬瀑九淵之間逼窄無容足處豈能如玉淵三峽宏雄壯麗乎金剛決不及廬山以峰巒論之安可望太華黃山乎攀提裁著脚度可在五六等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所謂詩亡者一則列國有詩而天子不採以行黜陟也一則天子治內有風而無雅也論王風者以爲雅變而爲風者恐未然風有風體雅有雅體非但列國有風天子畿內亦自有風

與大小雅並行而及其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朝
廷之上亦無所受鞶陳戒則大小雅亡而所餘者
風如黍離是已風自有體豈變調而爲雅乎
列國之風天子之所採以黜陟也天子之風採以自
考其治忽勢所固然周南卽文王三分有二之時
則便是天子風也詩序國史之說最亂道至以關
雎爲追作則全無活意便是詩亡矣程子云詩大
率後人追作未看破詩序故也
碩人之詩在東遷之後而不爲天子所採則非詩之
亡天子之政亡也

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詩教之不行便是天子無政故孔子不得已不作春秋感麟而作與經成而麟至有兩說杜預以為始於麟至終於麟亡者得之矣

詩則一也删前删後雖言志葩藻之有別而以溫柔敦厚為旨以玲瓏掩映為格則古今同然程子不解今詩故所釋風雅率多牽强扭揑不能如朱子之脫洒故其解蒹葭詩切切以刈蒹作蠶箔事著實疏釋依以諷誦如喫木札朱子於此奮然以秋水方盛之時破題而活潑釋去一似九歌中湘君湘夫人散聲快哉快哉朱子自少用功於詩源流

洞徹故能如是善解其釋興體以則矣二字提掇亦有妙理如是而後可免固哉之誚矣

興體有兩般如以雎鳩興淑女以麟興公子則意近於比如隰苓山榛之類乃無端觸興而起非謂其襯切也朱子謂興之不襯者意味尤深長眞箇如此如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讀之有繞梁之音詩其可知已

大學治國章三引詩令人手舞足蹈文亦詩也詩亦樂也生今之世不聞古樂只合於此等處涵暢而歆動之庶有進步爾

初七日朝氣料峭不欲開戶嘗思光風霽月最是難得光者清和之謂稍帶峭厲凝澀則非也霽卽澄朗之謂乍有纖氛微翳則非也宋玉所謂光風轉蕙泛崇蘭謝莊所謂升清質降澄輝以十分言之也須是十分洒落方可謂之光霽就人心上而驗之乍見慾寡過少可擬於光霽而猶有放不下融未盡者則未可謂洒落或至事有難處交戰于中牽制惹絆殊未快活自謂捨東趣西而未免有騎墻意思則亦何能彷彿於光霽乎山谷以此形容周濂溪胸次最善名狀延平則持作話頭要令學

者認取氣象而存諸胸次以融滯思庶於道理有進爾朱子之答胡季隨以此爲造道後功效而勿令作工夫看蓋季隨徑欲放開其心胸恐或有躐等之弊故作如是遮斷然延平本旨則似不如此苟能善認凡於處心應事以洒落爲準亦何害之有

光風霽月合四字爲言自山谷而始伽倻山光風瀨霽月潭乃後人擬作孤雲命名而孤雲之先於山谷遠矣

適見磨盤右旋與紡車左旋其機勢使然左旋者天

右旋者日月始似相背而終則相會此造化之所以爲巧妙地家亦以山水左右旋爲說山左則水必右水左則山必右如是方中法若山水同歸則純男純女不成化育之功其說亦似有理

人早起氣清只由六根休息經得一宵寧靜故倍覺有精神至晝應接之繁氣又不清理勢則然然天氣似早清而晝濁何也豈緣羣動之作世界爲之鬧熱天亦不保其湛一而然耶然則人之早氣一以休養而清一以景色而淸若孟子夜氣之說只爲人見人之梏亡爲禽獸而以爲無仁義故指其

休養時湛然者而言之曰此氣之存宛然與人相近云爾至其著功要欲克去人慾回晝氣爲朝氣爾初非謂俟其夜氣之至挹其清淑以受用如道家覓先天眞一之謂也今之講牛山章者槩未免此延平所解亦微有漏逗者爾

孫子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三時之氣固自不同然敵人相對同値一時未知用何術而使我氣常朝而彼氣常晝乎如劉錡順昌之戰政當暑熱兀朮之軍再鼓氣衰疲頓於城外而我軍則更番迭出新出者皆從凉處服清暑茶湯而躍出故

氣健而戰猛以一當十此所謂避其朝氣擊其惰
氣者也
橫渠謂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不得閒伊川謂
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橫渠謂此則自然終覺伊
川說忒高
栗谷所謂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徒知主張
者在氣而不以性善爲重亦異乎孟子矣且發之
爲言驀然發出之謂也如所謂乍見赤子之入井
是已當其時凡聖慈暴一色善情之發目擊而顙
泚何清濁之可拘哉仲氏之言曰氣至清者絕無

惡情之發此見性之本無惡而惡只是氣之爲也
氣至濁者容有善情之發此見善之根於性氣終
有不能蔽也可謂篤論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
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栗谷之失終在於以
善情爲專出於淸氣如曰善情之發非濁氣所拒
而至其德行成就乃淸氣攸助則可矣發者從初
而言也成就者擧其終也
朱子曰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此說未活看則易
做病退溪於此說執之甚固終不免隨語生解如
以四端置善一邊以七情人心之不中節者置惡

一邊又於中間以舜之怒四凶與象喜亦喜之類別設一位以待之蓋纔見其曰喜曰怒謂是情圈而別之於四端若有高下者然缺栗谷於此看得直截而獨於五常七情之相貫爲經緯者偶失照勘所以其說疎略不備有歉乎錯綜玲瓏爲可議耳

理之發氣之發排作左右似未若分爲表裏五常沖漠故只爲在中道理七情氣機故運行於外喜怒哀樂各有色象如木舒火炎金肅水湫理載乎上隨感而有中節不中節中節者四端不中節者人

心之過與情之熾蕩者耳七情捴爲氣機揀四端於其中而排作左右終似未安朱子許多說未解此兩句猶未爲大事雖闕之可也緣此而以舜之怒四凶與象喜亦喜謂非四端而置之善惡之間則其錯爲重與其從退陶之密未若爲栗谷之疎也

初八日晴風氣稍恬曬起之巖上嗅芳杜鵑向凋躑躅蓓蕾次第春心獨賞爲妙

更繹栗谷之說仲氏以善者淸氣之發爲未安而實則惡者濁氣之發亦一般做病如瞿曇之心如澄

水朗月豈不極淸乎而棄親屛妻而孤坐雪山則是意見之差偏非坐於濁氣却是太淸爲祟也且如程子氣質旣淸存養亦熟宜無乍淸乍濁之時莫歸喜獵與見長木計度或滯思觸著或宿嗜闖發非緣濁氣而如是也是故論人之善惡所由諉之於氣之淸濁不如以明暗通塞立說也善之成就雖淸氣之攸助而隨處發現非濁氣之可拒也仲氏以淸濁分數爲說曰有不能愛物而能仁民者矣不能仁民而能親親者矣蓋取人氣之至濁對天倫之至重以明善之根乎中矣然其排定層

位大略如此觀人善情之發隨其通塞而輕重亦無準齊宣快心於興甲兵危士臣而不忍於觳觫之牛此則不能仁民而能愛物也晋惠弑母殺子惟婦言是聽而不浣嵇侍中血此則不能親親而能仁民也一則大欲有在以之蔽仁民之心一則詘於悍妻遏其親親之心非可以氣之清濁而謂其一善一惡也齊宣則不能不爲之不辨晋惠則人蟲公私之不分則之二君者都是濁質昏氣而至其以羊易牛與勿浣忠臣之血一何洒落此可見明命之赫然初非關於清氣也若夫能此而不

水朗月豈不極淸乎而棄親屛妻而孤坐雪山則
是意見之差偏非坐於濁氣却是太淸爲祟也且
如程子氣質旣淸存養亦熟宜無乍淸乍濁之時
暮歸喜獵與見長木計度或滯思觸著或宿嗜闖
發非緣濁氣而如是也是故論人之善惡所由誘
之於氣之淸濁不如以明暗通塞立說也善之成
就雖淸氣之攸助而隨處發現非濁氣之可拒也
仲氏以淸濁分數爲說曰有不能愛物而能仁民
者矣不能仁民而能親親者矣蓋取人氣之至濁
對天倫之至重以明善之根乎中矣然其排定層

位大略如此觀人善情之發隨其通塞而輕重亦
無準齊宣快心於興甲兵危士臣而不忍於觳觫
之牛此則不能仁民而能愛物也晉惠弑母殺子
惟婦言是聽而不浣嵇侍中血此則不能親親而
能仁民也一則大欲有在以之蔽仁民之心一則
詘於悍妻遏其親親之心非可以氣之清濁而謂
其一善一惡也齊宣則不能不爲之不辨晉惠則
人蟲公私之不分則之二君者都是濁質昏氣而
至其以羊易牛與勿浣忠臣之血一何洒落此可
見明命之赫然初非關於清氣也若夫能此而不

能彼則有所制已矣

理氣之論退溪每以雙關分說尋其來歷葢本於勉齋理動氣動栗谷之論理氣只一桂串去尋其氣味亦出於整菴理一分殊仁智者之異見故自如此人心道心亦以單股說要避互發故合作左右說者每以先後爲文所謂始以道心終以人心爲氣所揜不能直遂全異於朱子之訓至曰發道心者氣原人心者理也則尤覺未安且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生字原字分得甚的而牛溪之問栗谷之對只相紛拏牛溪則欲以此爲互

發之證已是不襯栗谷亦未能明白辨破費了數多簡札有歉於相悅以解只形氣二字初未咬破故也竊謂氣之對理者凡有三箇氣質也氣機也形氣也氣質有偏局則對本然而言也氣機有妄動則對中節而言也形氣易自私則對性命而言也言之須從律令而令乃渾而一之方論互發不以氣機爲說而至論人心又捨形氣爲說所以言愈多理未晣是爲可議之大者爾栗谷深避互發之說到底不以雙關立說始與牛溪言峻塞其理氣對說矣終被逼撥乃從其理爲主氣爲主之說

未知鼇菴見之以爲如何
初九日晴有風食後之屋北田看斗奴播耳麥仍思農之爲利不可勝量凡言利者皆以同甲爲準同甲者倍售也如種粟良田一升之收得二十斗則便是百同甲也工商百業無可比擬又以民風言之歸之南畝則桀黠化爲淳厖納諸工商則淳謹化爲巧詐可知術不可不愼也東俗百事草率至於農務亦未竭智盡法一則不事糞田一則立苗不踈一則不解壅本一則鋤治鹵莽以是而望大穫如未副望則以歲爲罪甚可憎周禮糞田之法

以牛羊狠鹿之糞各隨土宜而布之其法極精密
后稷壅本之法畝各三甽甽各種苗苗寸以上耔
令壠平著根旣厚可使能風能旱東方罕知其妙
惟兩西農習髣髴近之
每得京信輒承親舊凶音淚盡神喪却似尋常仍念
人生虛浮朝不保夕一日在世須做一日工夫豈
更悠悠拋却光陰乎
春秋晉執鄭君而公子申別立他君與于少保事同
鄭公歸殺公子申亦英宗之類
初十日晴有風

朱子曰惜取無事時節余之靜處林下亦多歲月而只因靜成懶無所用心有愧於京居勤業者多矣牛溪謂宋龜峰淸泉白石何與於自己身心者亦切當余七入金剛十年棲雪岳全無所得遊時賈勇攀躋未免貪多務廣而築室澗阿亦疲神於規畫池沼便是物役於身心果何益乎乃知仁智之樂非浮躁者所可擬託也靜地亦藏奸之地默坐觀心反令邪念繁興轉入打訛之境亦不可不察且裨諶謀野所謀者自是善事不然而陰謀秘計因靜滋長則豈不殆哉百原整襟濂溪濯纓須是如

周卲本領然後方可論冲妙意味矣

十一日雨

十二日晴暄風恬初昏月色甚好逍遥巖上以遣愁惱看左傳昭公被季氏所逐多有可笑事於齊於晋備受困耻忽而在鄆忽而在乾侯其狂妄無常已兆於易衰時矣范鞅納季氏賂而怠於納昭公無狀范氏四世鞅最奸矣昭公有一子家羈而不用其謀宜乎困矣

叔孫婼最緊深於利害者也不能納昭公而祈死遂死雖未必然心則正矣春秋公在乾侯綱目效之

亦曰帝在房州

春秋或日或月未必有意至於或名或字則難道偶然恐自有凡例遞相傳受三傳皆自孔門來豈皆杜撰乎弑君之上或只擧國或擧國與人至盟會征伐或人或叙官或曰師亦必有分別而聖旨所在則終難臆揣是爲悶悶李延平所謂移步換形亦謂只一人字而或美或刺各一書法云爾朱子傳其說而實不從其意矣移步換形不如是解之則沒理會矣

十三日風日清美連在樓上看左傳有味

子家羈不見叔孫而逃終始處義得正
葬昭公於墓道南註以爲不溝而恐是溝也若是不
溝則孔子何更溝而合之耶
好潔兼卞急致爛死人性之僻乃如此
唐侯不罪竊馬者而自以爲罪始恡而終寬古人身
分自如此
蔡侯沉玉于漢終以吳伐楚怨毒於人大矣晉政貪
亂乃使吳復蔡仇覇略盡矣
祝佗爭先蔡學贍辭直其才不可棄也
遇賊受戈而不知城之高下人各有能不能也

荀寅以求貨不得辭蔡侯士鞅以楊楯拘樂祁政以賄成而晉亦亡矣

陽虎多智可謂十步九謀借車鍥軸載葱靈意在西而願東

使事之法罕見於古文左傳吳王我亦濫觴也

夾谷之會孔子使士兵擊萊人事涉傾危使楊龜山輩當之必不能辦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富哉言也

經言趙鞅入晉陽以叛据傳荀范首亂似相左矣

吳人之爭宮也伍胥孫子安在屢爲秦兵所敗無貴

有將略也
改步改玉後來用之主客似換
定公之登武子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費人亦
危矣
蒯聵始見鄭師而懼王良謂之婦人而及救簡子再
敗鄭師亦猛將也
程子以子路之死於孔悝謂有商量處義不使之拒
父而恐未然以論語有是迂也之說觀之只欲與
輒做事蓋得國而治乃其素蘊故苟於去就不能
如顏子用行舍藏而亦有愧於疎疎浴沂者也

十四日洒雨又多風朝上樓上看左傳
救火鄭魯事敘各不同要皆有從容整暇之意孔子
曰其桓僖乎親盡而廟不毀故也
王生之薦張柳朔則好不廢過惡不去善柳朔則曰
王生授我矣遂死於栢人一則公一則俠
鮑牧始則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折其齒乎而終則
曰誰非君之子搖漾如此宜乎及也
秦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臝以爲飾以秦
伯仲雍分爲二致似有傳說而然也
辛三百人有若與焉蓋將宵攻吳王壯矣冉求與樊

遲能拒齊師子貢亦辯折吳人孔門弟子之盛有

關於安危如此誠異乎今之腐儒矣

孔子欲討陳成子而子路子貢或與陳瓘通欵或與

成子接談似欠嚴正意雖出於庇魯紛有未快者

矣

子羔曰不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難以兩說

看之子羔較黠矣

吳人藩衛侯時子貢語之太宰嚭儘有口才

公孫夏歌虞殯陳子行具含玉令人髮立

孟之反不伐比之於趙鞅蒯聵之各言上也不翅賢

矣

十五日晴

左傳叔孫豹事最奇怪與蕭繹都江陵相似一則爲夢欺一則爲卜欺然叔孫則三日不食神明亦告之矣

魯昭三易衰而能於習儀亦可異自晉侯以爲知禮宜乎陳司敗之問于孔子也

晏嬰學問不草草其論和同之辨及以禮定國祝史不祈等處可見其精透子産尤深博論伯有有鬼使爲之歸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論晉侯病情亦透

叔向則似無此等學識只是剛直三數叔魚之惡

全沒私情

十六日晴

左傳觀乾象全以歲星周復爲占其法多難解子產

之占楚靈之凶只以周年判斷矣

單子之視下言徐鄭伯之視流行速之類當時相者

能以此判其死生而在今有不可必者蓋古人則

威儀舉止夫人皆能檢制如法而一有不然便是

凶兆故也今則人皆放倒雖袒裼裸裎未必爲夭

法也

春秋雖辭簡義晦然包括則廣禮樂刑政風雨雷露草木蟲魚日月星辰年穀豊凶舉在其中馬遷所謂萬物散殊皆在春秋是之謂也吕伯恭教人捨論語而先左傳則固爲偏也以爲見之於行事之深切云則亦有意思讀論語者傍看春秋左傳似爲該實矣

十七日晴風惡氣惨不能上樓

左傳叔向與子產論刑書可見學識其曰民知有辟則不忘于上并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蓋任法而不任人其獘如此自秦漢以來大抵任

法惟孔明用法得法外意斯孔明勝子產處苟有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議事以制則不必豫設法也
伯宗司馬侯言議頗中窾
子產之不毀游氏廟及司墓之室不惟惠於國人亦
不爲諸侯久畱而忿忿行事亦可見其剛柔幷行
子大叔則作事多苟徒善之人大抵如此
毀則朝而塴不毀則日中而塴可知隨時下棺未嘗
擇時刻如後世爲也
華定之來聘賦蓼蕭不知又不答賦昭子知其必亡
孔子所謂使四方不辱君命必誦詩三百而後可

以如此若華向者始不習詩則固陋已矣何可以

必下判之乎

朱子曰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受拜者

坐受他拜自已不動也兄於平日有答拜之道則

弟死後入廟或上墓拜之亦可令人恝然不伸情

於弟之祠墓蓋以拜見爲難也

經典中事實文義互相牴牾者何限獨有兩款等大

段可疑而古來釋經者略不道破令人腹悶舜生

三十登庸四岳之薦帝堯之舉只以其烝烝乂不

格姦而及堯之使九男備百官而事之於畎畒則

舜憂未解如窮人無所歸何哉至曰五十而慕惟舜爲然則瞽瞍之怒舜至五十而未解也然則孟子之言何其與書經大爽也今欲据實斷判則只可從書經而已如以不格姦爲猶未融釋則大禹謨又曰至諴感神瞽亦允若則允若與不格姦略無差爽豈可容二三其說乎武王九十三而崩邑姜之年蓋亦相等其生成王要在中身而婦人產子不過五十此則血氣大限無古今之異以此討度則成王之年在武王沒後足踰四十矣四十皇帝豈周公可負哉如以生成王者乃武王繼室而

非邑姜也則程朱之說皆謂古之天子一娶十二
女與之偕老無再娶之法夫既知有此禮而獨於
成王事一不釋破似未曾會疑何也可怪可怪成
王決非繼妃所生則便是長君也他書所謂植遺
腹朝委裘之類只可抹過而洛誥立政有孺子王
之說此爲的據可從然則成王定是繼妃所生而
程朱所稽考猶有可議者耶

三淵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目錄

[illegible]

三淵集卷之三十四

日錄庚子

二月初一日晴融溪始有聲讀書堯典只以成誦爲主而意味深長不比少時汎讀古人所謂晩知有味而恐歲月之無多者誠是矣曾南豐曰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而記事者不惟其迹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本末先後無不白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人誠哉是言也一篇作五截看爲是自欽明至黎民言明德新

民自羲和至庶績言理會天道自疇咨至象恭言理會人道自咨洪水至績用不成言理會地道自四岳至欽哉言禪讓之事凡五節然疇咨以下捨爲舜禪攝張本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曰孰以天下傳之匹夫乎堯不聽程子祖其說而有所云云

許魯齋必以理會天道歸之於愛民其說亦狹陋王者事天如父凡其叅贊奉若之道乃所以繼志述事也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事天理得而民被其澤曆象一款只可曰理會天道已矣事天

自事天愛民自愛民必曰只爲愛民而非事天則狹矣

初二日讀舜典納于百揆之納字或恐是宅字之類訛錯也堯生而顯者也德位俱隆亦無許多履歷故古來稱述之辭不若舜之多也孟子屢擧舜側微時事有曰擧於畎畝又曰居深山木石與居及其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及其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又以不順於父母至於浚井塗廩而僅免死蓋其發迹也奇而作用也神故所以亹亹稱述不一而足且以畎畝匹夫一

朝登庸放黜堯時之所未去勳舊諸臣豈不奇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註解欠詳竊謂始則準天以造器中則卽器以玩象終則察象以念政自有曲折蓋欲奉天道不可不察其法象而浩浩匡郭難容摸捉準以造器常目在之則日月之離合星辰之出沒如是則順如是則逆其順其逆必有致之之由俯仰參考大小符驗而後自吾五事以達庶政靡有不齊之患洪範所謂協五紀而念庶徵者亦在其中矣

初三日晚雨朝讀舜典下半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起

頭樂之爲用蟠于上下而先就人性情上蕩滌熏
陶使矯偏以納和便是作聖之道今無此具宜乎
專務力制而歸於自欺矣結語神人以和只解以
奏朝廷薦郊廟恐不蒙上文矣
焦延壽卦氣法就六十四卦取乾至坤十二爲辟餘
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除出坎离震兊二十四
爻直日時其法與參同契除乾坤坎离四卦而以
六十卦準三十日一爻直一時頗似
卦之必自中孚起未知何所取義也
午間閱太玄考出三摹四分之法用蓍三十三而凡

掛一次四揲其著

以七爲一以八爲二以九爲三二二三合計凡六筭所謂六筭而筮道窮是也

雨雪達夜簷溜不絕聲

初四日雨雪淫融漠漠無開霽意朝誦大禹謨聲氣頗暢每讀至帝德罔愆令人感泣舞干羽註以有苗之格爲偶爾湊著若嫌於干羽致和之爲太靈驗似未免淺拙廣蕩太和之氣能銷逆沴於千里之外何異韶成而鳳儀者乎

精一註不雜形氣之私私字當以私慾爲解上文易

私而離公已分公私故也然中庸或生於形氣之
私則不可如是解矣
天源發微鮑雲龍景翔所著與方回萬里問答而成
者也凡二十五篇雜取經傳及濂洛關閩太玄經
世語涉於理妙象數者裒合成說羅列可觀而獨
未見另出手眼明白透判折衷說而歸一者往往
同異混併互相連累而終無所發明觀其論無極
太極頗涉儱侗可知於理氣源頭全欠眼力惜乎
徒博而未透也靜觀齋甚重此書積年研究故仲
氏亦每稱其精微而似猶有未勘破者耳

景翔甚重揚雄如見人斥其玄學則左右遮攔不使措舌於其間如東坡所斥以艱深文淺陋深中要害景翔怫然曰渠未識性安知揚子甚可笑景翔固陋矣邵子之亟加稱慕亦不一而足如曰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又曰見天地之心又曰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蓋邵子淵深則擬揚子曠達則慕莊子作用則欲追子房觀其每每援擧則可知所尚友者矣

經世紀年有曰孫權取劉備荊州關羽死之此與綱目之獲羽斬之書法大異朴士賓嘗慨然謂余曰

獲羽斬之何其無扶抑之意耶余未能答矣今更
思量則邵子褒忠之意凛然可喜綱目之因襲陳
壽筆似不無餘憾矣

紀年建成元吉作亂秦王平之于玄武門則未知義
理果如何也

天源引朱子說長庚水星啓明金星恐難從韓詩外
傳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庚
者續也當以此說爲定

初五日晴有風讀皐陶謨載采采註欠詳只言行某
事而已則於其人氣質寬栗直温之屬不甚襯切

如曰某人於某事如此此可驗其德有一偏才可
中用云則方始分曉矣
日宣日嚴從用賢者而言之爲宜
達于上下當蒙上文而解之蓋言叙秩命討皆發自
吾心而合乎天理是之謂和衷也此與泰誓之自
我民視聽不同
何遷乎有苗註不言鯀爲親者諱其言殊逕闊似將
擧論在可否商量間者然極未安
益稷帝使禹昌言而禹逡廵不敢只擧其治水艱辛
狀而歷言之雖其儆戒之意寓於其言而終非昌

言臯陶所謂師汝昌言者乃導之使言將有所師法也下文愼乃在位以下方是爲昌言也

初六日大風凛冽氣象不佳朝誦盂稷暮讀禹貢至徐州貢賦而止

禹敷土之敷字觧以分終欠的確不惟字義難明事亦無指的恐宜作均治觧若是則非三件也敷土爲綱而下兩事爲目矣

特立冀州文法自别以爲尊京師是矣

濟水先入河而後入海後人據其目見而有所紛紛爾

冀賦則上上錯豫賦則錯上中等是爲錯而舉多而
定品互換則不可
大陸孫炎說誤
九河淪海而求諸陸誤矣碣石入海爲島去舊岸五
百里
濟水條諸說紛紜最難辨別大抵要在溢爲滎一段
程氏以爲河被濟冲而溢于南岸乃河溢也非濟
溢也蔡氏引諸說以明濟淸河濁不相混汨在在
洑出而性味不改云爾
初七日卯時似有晴暄之色矣巳後天色慘黑大風

刮地騷屑達夜凜惕不能平斗奴往文化附書禹貢粗成誦

夜看天源太陽部有可采說話以邵子日入地中構精之象與朱子地下水載之說推之似以地上之天與地下之天判爲兩色界向來毎以地下有人物致疑未能决矣觀邵朱意思似不如此蓋日入地中融爍內水有交會構精之意天源不用尾閭沃焦之說只以日爍水立論恐或然矣天源說例多博援雜薈而無甚判别如天日左右旋揚邵之說明言天左旋日右旋始則分背而終則撞面以

是爲巧妙蓋與曆家同法朱子則只言日亦左旋引張子爲證而張子說實不如此天左旋在處其中者順之之下歷歷言七曜右旋曲折甚詳此等處景翔兩存而依違之殊欠痛快朱子亦嘗言邵子之天依形地附氣者欲明其地下無物也

初八日朝洒雪凄凜午後晴融誦甘誓至胤征仲康爲窮羿所立權有所奪只討羲和所以翦其羽翼也比之漢獻唐昭之俛首於操全忠差强人意誓辭中殲渠魁新汚俗與同力王室隱然有窘逼窮羿之意事情不難見東坡錯解殊可笑大抵以渠

靈慧長於商略古今而書解乖悖不可爬梳蓋坐其輕率不沉思而然也

易道無所不包得之者有二道有知時識勢能謹於進退語默者有鈎玄賾微致用於法象機變者程傳大旨不出於知時識勢而象數則欠在邵子洞明象數推之可立象成器而易簡敬義未必得中兼之者除是周公與孔子耳孟子得易之用亦知時識勢之云也至彌綸天地曲成萬物則恐不翅不及周孔也

程朱論鬼神多就天地間寒暑晝夜風雲雷雨屈伸

合散上示之以爲造化功用而證以孔子之說名義有不盡合者如乾卦曰天且不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豐卦曰天地猶有消息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以此觀之天人與鬼神的成三箇况置鬼神於人之下其可以造化之迹泛然說過乎此等處須別區處以神祇萃在者言之庶乎無礙中庸言至誠前知而終言至誠如神此神字亦神祇卜筮之類如解以造化功用則不成說李霈霖如是作說甚儱侗

朱子論鬼神盤涉猶廣伊川南軒只欲潔潔淨淨不

信有嘯于梁之類諉之於目疾心病則非所謂鬼神之情狀而又何以解人駭惑乎如伯有爲厲子產善爲之歸以鎭羣情如使程張當之只諉諸心目之疾而不爲區處則千萬人心目未必皆瞪發勞相一國洶潰豈有鎭定之時乎觀周禮待鬼物之道有許多方法豈周公未能潔淨而然乎惟其窮神知化也故能盡情理至如孔子之不言怪以其難言故也非謂其只有正直之鬼而無有淫昏之作怪爾

鬼神有三件氣機也郊壇也物化也氣機郎寒暑晝

夜之消長也物化即陽魂陰魄之合散也郊壇即
山川星辰之升降也經典所言多在物化郊壇而
漢儒輩從偏體見之以爲鬼神只如此而不知體
物不遺之爲廣大程朱則又因體物之說而一主
純潔其解釋經文不無可疑處如乾豐彖辭所論
鬼神是也

初九日日氣頗暄融猶有氛靄華岳頂上每有膚寸
觸石之意讀湯誓至湯誥成誦看伊訓註改月改
時一款甚紛挐所引秦漢事未爲的證太支離陽
明判以周改月頗爽利

看天源先後天說綜錯可喜天左旋日右旋斗在其
間與天左旋而却與日相會寅與亥會巳與申合
頗巧妙冬行北陸夏行南陸而春秋則互換今以
春節爲東陸秋節爲西陸不解寅與亥合之妙者
也景翔之以未發與子時前爲先天甚謬鮑寧駮
之是矣
湯誓中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語太迫急未可曉也
初十日暄融如昨有雨徵午前誦伊訓至太甲文義
明白無可疑礙薛文清所謂光明峻潔誠是也自
周有終之周字只是周旋運用之意本非難解而

捴被左氏曲解紛紛取合於忠信使文勢牽强不順如詩之周爰咨詢毛鄭亦以忠信解之甚矣牽掣之累也

王旣終德而還自桐宮尹亦以冕服奉嗣王以還亳又遜位而還莘想其氣象作用何等快活讀至君臣拜手相向一悔一慶處令人感泣

伊尹告歸而未聞太甲挽止可謂貴相知心非如後世人君以虛禮縻臣拘拘不捨者矣

桐宮之擧不得已而爲之者王旣終德猶且遲徊或恐有亢龍之悔所謂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者伊尹當之矣

來旣幡然去又幡然視富貴如草芥所以去就自在

有如此東坡伊尹論亦好

放王桐宮大膽也不居成功小心也能大能小方可

荷天下之重任

太甲同道同事治曰道亂曰事大略以好不好分之

蔡註道同道不同似失之支離且以與亂同事者

爲道無不同似失本旨

六十四卦定名自文王而始則其序其義自是後天

之說以此名加之於先天圖之上有未襯協邵子

於此無所辨別何哉

夜雨滂沱

十一日滂沱達曉霰雪雜然紛集天色黯慘出門見堰水大漲活活繞井而注于池中如人心胸有窒滯者忽爾流通甚快甚快說命粗成誦高宗夢傳說此理當深思以夢中所見之象移諸繪畫高宗須自起草可以髣髴不專一則不直遂積年淵默之久發必有力靜虛動直此之謂也傅說是實有之人高宗則只是心虛以實有之人赴虛靈之心若往不往若來不來如明鏡在此隨業發現妙哉

妙哉高宗一心著念求賢則雖或有感召者未必
如此如玄德之致孔明唐宗之得魏徵亦實心所
感而非可比高宗之靈符也雖湯之莘野文王之
渭濵亦未聞如高宗之夢感者偶爾淵默之久能
致帝賚爲千古希有事也
遜而不敏或至於退託不自立敏而不遜或至於自
主張太過允懷于兹懇懇不捨之意不如是則雖
有修來之效旋又失之無復凝湊於身與道爲一
矣
始學于人又以教人終始無間斷成已成物於是乎

全矣終始二字甚緊切

罔覺卽所謂自此而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
者也

賢非后不食古人語質慤如此洪範旣富方穀亦質
慤

偶閱象村集以烝烝乂不格姦後猶有不順父母一
欵致疑以是發問于沙溪而未見答雖使朱子當
之亦難答除是諉之於孟子欠照應耳然此非小
小牴牾處孟子之不照應似涉疏闊而朱子之不
爲提掇亦欠詳覈怪事怪事余嘗以此劄疑而不

知象村之先獲焉未知前古更有多少致疑者耶
黑水程氏謂西珥河象村引一統志而破其謬以爲
西珥則未嘗入海惟靈州衛出者乃入于海云云
當更詳之
十二日終日陰午前洒霰自高宗肜日至牧誓粗成
誦永平宰朴尚甫答書至論綱目獲羽斬之意見
有符合云欲以余從經世史之意表而出之作答
書仍附家信書辭覼縷寫至雞鳴而罷氣甚疲
十三日晴凄峭有風得致兒書麟錫以初五逝去驚
慟罔喻書課都廢乍看洪範皇極篇推揲著假令

未甚昭綻太玄與此書讀易者不可不叅看一則可以見湊合淺拙有愧易之簡易淵深於是知易之不可測也一則可以見五行生克與卦氣流行有相交關處於是知易之無不包也至其揲著之法太玄皇極皆法淺而節短無復錯綜分合低昂之妙若然者其何與於成天地文定天下象乎其巧拙疎密雖極懸殊既推挨排布成一卜書則便有神明在中叩之則應其亦妙矣今人得一粗法以起數成一占書則安知不如揚雄蔡沈乎揚蔡之學其於神智創物渺乎遠哉然蔡氏所推排者

得好件題目簡易可尚但一一依序排去如筭法
淺拙不神奇若太玄則卦自卦爻自爻首有四層
贊有九位不相融通最可笑皇極則無取爻之法
畢竟是筭法只免湊合之病矣
十四日凄冷有風猶喜開霽夜月朗然怯寒畏虎不
得道遥於潭湍之間爲可欠誦洪範至皇極而止
讀起頭書法令人肅然又有廓然大公之意武王
之虛遜訪道箕子之授聖無恡可謂與天地同其
大矣蓋周無弋殷之事故箕亦無仇周之意其授
受洒落固其宜也然以其神聖爲士民宗仰而仍

蹲於侯服之内則勢亦有難便者來處朝鮮以遂罔臣僕之節可謂遠矣如微子之統禮物賓王家勢亦有難得避者始則微去而箕留終則箕去而微留無非自靖之道亦無非隨時從道者也必處朝鮮果擇地而來耶抑邂逅而然哉未可知也

洪範皇極篇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揚子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邵子是也其意精深亦可謂自得矣

斂福有偏全兩說如自人君一身肅乂哲謀而符叶乎風暘燠寒以致隮民於仁壽安富之域是全說

也如刑賞黜陟馭生殺而能貴賤乃偏說也所謂
雖錫福而用咎者當以偏解不可以全解註以福
爲祿得矣或者之說昧於偏全者也
曰皇極之敷言皇字當截出與凡厥庶民作對也皇
則如此民則如此作雙立說帝以是訓皇皇以是
訓民又是三層說如是分析又歸於渾融脗合方
爲昭晳註既漫漶小註朱子說亦於皇極二字渾
而不分恐是放過處也
十五日晴明猶苦料峭病體待扶於暄暖者亦未如
願且自去冬至今雪過尺者累次雪賦所謂袁丈

表沴誠可慮也極備則凶雪豈不然哉
永平宰書至報以移職狼狽而歸到官凡十日耳朝
家之輕民事可見於頻遞守令每所慨惋此則臨
賑換宰又不使讀書人少試製錦施爲全無意味
不成舉措咄咄奈何暮誦洪範數巡
自先天而爲後天其換易方位自朱子以爲未詳竊
悶悶也十年前偶得覷破作爲一說頗似簡易以
爲獨得也在實蓋講啓蒙時出示誠仲輩矣今閱
翼傳已有如是言者艮喜其符合亦可据以主張
也其中巽走東南而倒爲兌艮走東北而倒爲震

猶爲易覷也若离本在東而上爻變則爲震坎本在西而下爻變則爲兌炎上故上變趨下故下變皆自然之勢非關湊合此一款最爲巧妙亦難容易剔發而翼傳能先獲快哉余說乾坤所以移轉之故頗失之草率而此則較精密矣

火之炎上坎之潤下只由乾坤中爻互易而成性

乾之中爻下墮坤腹而爲坎故坎性趨下坤之中爻上麗乾心而爲离故离性炎上中爻爲骨子故坎得乾陽最精緊离之陰亦倣此

鍊丹家以此專向坎中爻著功謂之採取謂之水中銀或謂之白虎有詩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离

宮腹裏陰坎則黑中之白离則白中之黑始自乾坤摶易中爻而爲坎离坎离者天理之自然也又自坎离推還其中爻者丹家之造化也所謂還丹之還亦指坎中金液復還於乾宮而爲言爾

十六日曉洒霞向晏頗暄融遠岫有霞蔚意夕飯後往臨溪上雪水融淨皎鏡徹底可滌心源徜徉之乆暝色蒼然怪鳥玄翎者格格啼過尤助幽夐之趣初昏誦洪範始擬再三巡而止聲遒味長不覺至七八遍此則志壹動氣之類苟使志帥卓竪則雖衰極氣薾可以抖擻不退轉矣余素無記

性而到老不大減較諸三四十時只似一般蓋亦有一段思量工夫隨所聞見有係著不解處故凡聽人說話觸著肯綮輒能應酬不至有大段滲漏往往精神到處不知何來若有源源資給者或往復辨難雖首尾千百言開合向背之多而必攝末還原不至於迷復此年來暗忖自以爲依前無減者耳拙修齋嘗言思索功深老益聰明比來竊驗其有些消息矣心之靈明實是無價寶藏該攝萬有吞納千古苟善養善用亦不以血氣衰盛爲盈減惜乎枉用而埋沒也

洪範註終似草略大要精微處旣欠發揮雖以枝葉零碎者言之玉食亦無訓詁陋儒輩或解以稻飯極可笑若然則荆揚之人可以饜食乎周禮天子之飯酒玉屑惟齋時爲然不常如此可知爲至貴所享也百穀成否至俊民章微含有剖析而亦綽過了剛克柔克亦欠發揮彊不友者吾以剛制之使彼氣懾而歸於柔爕友者吾以柔臨之使彼氣舒而歸於剛如是解釋稍分曉今只曰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則無妙理以柔克柔尤似儱侗沉潛高明不比彊不友爕友之大加董治也只就質偏德

孤處而和之以剛與柔也蓋如寬而栗直而温之類上言易惡革俗此言矯揉德性所謂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與此兩段意相似

十七日朝前乍陰晏後晴朗猶欠融和只誦洪範數遍而止將有答簡十餘處便覺靈府不虛而若有物壓重較之於臨陣如不欲戰者其力量大小何翅天壤且懶於事爲者自非顯貴之相而鈍運筆札者亦非裁決政事底規模也

雪水大至太聒聒耳爲之勞亦閒中一惱也清夢樓比此尤近而世父未嘗生厭蓋其酷好故也余則

轉厭水聲欲就遠溪澗處靜養耳力豈亦不耐事而然耶或恐是耳根劣弱故也向暮有雨徵

十八日晴有風自朝作京書十五六處憊甚廢讀臨臥誦洪範二遍七稽疑謀自君心以及卿士庶民終至昆命於龜筮以序言之人先於龜筮而君又先於臣民也及其人與龜筮三箇平對叅互從多則不以君臣民貴賤之等有所低昂可見公平廣大矣至於龜從筮逆則獨以君爲主而臣民之所未與也其不舉筮從龜逆者亦以龜爲長而筮不得與班也蓋定業成務君不能自斷質疑乎神明

則恭也虛心降體與臣民龜筮叅錯從多則公也
畢竟定猶豫行典禮歸於一人則果也稽疑則以
人事質疑乎天庶徵則觀天象以省己德天人脗
合之道密矣以咎徵而歲惡俊徵家用不寧無復
所謂壽富康寧則庶徵與福極連串交關矣
十九日日候清美入春所未有屢到溪上靜臨潭心
水光石影粼粼漾動靈府與之昭澈甚奇甚奇所
謂玲瓏非一處呈照之云也如透月之水晶簾貯
魚之琉璃瓶光影漾活不可以淺深闊狹定其方
所斯爲奇妙華嚴所謂重重帝網珠交互現影有

億千萬變態以此喻無礙法界此語雖幻取以喻人心要活亦無妨矣

偶閱弇州史有曰國史人恣而善蔽眞其叙典禮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眞然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眞然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其言頗的確可述今之家史善溢眞極矣

三德卽周禮八柄皇馭世之大權也萬物受命於天制命於君故皇制命者也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

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
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八柄約而言之作福作威
四字而已玉食則舉要言之也凡玉璽黃屋錦衣
玉食皆人君表尊之物也
天官玉府王齋則供食玉玉純陽之精王齋屑而食
之助精明之養玉食不必僭而凶逆者必不欲下
君一等故八佾雍徹之類季氏乃恐爲之食時舉
樂人君之事而我國尹善道亦爲之此輩用心有
不可曉而大抵必欲爲第一層事耳
朝暮誦旅獒七八遍燈下誦洪範一遍九疇義理雖

微妙無窮而以其條件秩秩有序不紊故誦愈久
而味愈長殆欲罷不能也
二十日午前晴朗午後陰翳有雨徵朝作書送于永
平又得其來書卽作答午後得文化書憊甚僅讀
金縢二遍
我之不辟之辟與致辟字訓旣同且觀我無以告我
先王意思如是避嫌則只爲人事體面而爲之豈
以此免罪於先王乎朱子初說大打馬鄭出避之
說而後又改說豈或更數長廊柱耶如以致辟爲
解則二年居東致討三叛又遲徊一年而歸凡三

年事如以出避爲解前後凡五年小註中前後說
具載甚混錯林氏說亦致辟解也
致辟權也出避禮也禮主辭遜可見信於國人權之
獨斷惟可質諸先王以此判之辟是致辟無疑矣
夕時士敬來訪談話頗解悁鬱但以重聽之故高聲
致嗌嗄凡逢人喜甚泄氣過多誠不若索居寂寥
之時思人而不堪悁鬱逢人而輸瀉太劇皆心主
未定而然也最宜省察
二十一日晴朗稍有風與士敬并馬至松風亭乍憩
轉向伴鷗菴逍遙良久而歸書課闕

二十二日日氣清朗如昨草堂開基村人大會幾至三十人與士敬秉燭賦七古絕各一首

二十三日午前晴朗向夕酒雨士敬別去贈以一律

書課闕

秋江師友多奇士大抵如東峰格韻不止一人洪餘慶亦奇士忝無字話秀川正貞恩正中篤厚謙恭聰明絕倫善彈琴能使行路感泣乘馬躊躇蓋東方之伯牙也號月湖嵐谷雪窓茂豐正捻伯源有宏量琴與正中齊名卜居楊花渡自棹漁舟秋江山海之遊輒携二子而遊到勝地琴歌跌蕩奇哉

奇哉

二十四日夜雨晨晴終日晴朗送客餘憊兼有泄瀉書課頓減自洪範至金縢僅誦二遍

閱秋江師友錄可見 成宗時英俊之盛無内外隱現箇箇行篤而節高原其所從來則 英陵所培養於集賢於是乎發華政如漢世明章之烈胚胎無限後及也寒暄一蠹雖以小學律身擇地而蹈而取友則多倜儻散浪之徒自今人論之其不以爲狂誕者幾希如禹子容洪餘慶輩或禮佛參禪酗酒歌號全不存軌則而猶與之從遊周旋不翅

不拒而已也蓋其所取合者一味淸眞無粉飾依檏之態耳今之所謂儒宗所延攬者皆軟熟善媚之流與之淪胥爲鄕原而不自知也秋江師友大抵狂狷之流也寒暄與餘慶皆畢齋門徒以直言見疎其不阿於師門亦異於今世苟合者矣

二十五日終日暄朗向夕有風草堂定礎白上舍來打話聞芝村宋同庚奄歿不勝驚愕曾一來訪約以賞花於訪花溪不過半月而遽判幽明人生眞一泡沫况在桑楡乎聞道爲急一死非可惜也

讀書浹月頗有意味自數日患泄氣憊未有業次蓋

進退盈虛事事爲然况讀書進益大有關於身心則宜有潛沮暗掣而使局其地也但就其盈虛進退之數知其如此而思所以斡旋亦一進步處未可徒爲嗟咄也

二十六日風日極清美憊未誦書披閱經世外篇頗有融契其言大抵簡易人所易解者太半橫渠則雖尋常面前事脫口必艱晦其解經書迃失本旨者甚多所以解論孟詩書見採於朱子者亦無多意其胸襟本欠朗瑩而然也

邵子解春秋槩多據事直書之意有日事事求之則

無緒矣如胡文定事事求之之類也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皆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者也

列書五覇以晉文侯居第二捴結之曰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文侯非重耳未聞見過於孔子又次序倒易終未免失之疎謬馬遷嘗以文侯爲文公豈亦因襲耶

韓子不貳過以爲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邵子謂之過與顏子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私心過與善惡同矣其辭凜然今之作文誌墓者亦邵子

之罪人也可畏可畏
顯諸仁藏諸用余欲解之以德業兩字德則易也業則簡也不必綳定以顯仁爲元亨以藏用爲利貞也統元亨利貞而指其昭著兩間者曰顯諸仁原其主張造作於内者曰藏諸用顯而富有者業也藏而日新者德也邵子有兩說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歳者是顯諸仁其度數之然而不知所以然者是藏諸用又曰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以見是顯諸仁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以見是藏諸用也其說與吾臆見無甚差爽若以仁

知分之仁屬業知屬德一串清濁說與朱子註或以清濁或以輕重互變其說大不同

意言象數皆所以明象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如終日乾乾或只曰無咎可貞貞吉之類有象象擬一物以明意如曰龍曰馬曰牛曰羊之類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意則統三者如六十四卦否泰有時臨觀有情無非意者也

邵子曰龍能大能小亦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今人或見龍墮地未騰身蜿蟺良久而得雲變動豈亦有利不利而然耶余嘗謂物

之變自小至大如蛇鯉爲龍是也又以理推之則自大至小龍反爲蝘蜓自小而大伸也自大而小縮也皆造化所爐錘決定如此且龍之爲物雖能變化未聞以長生不死見稱如黿者畢竟消縮爲蝘蜓無足怪者以陸獸言之則自貍而爲虎自虎而又爲貔貔亦難逃造化爐錘矣除人外蟲魚禽獸莫不變化不但雀蛤鳩鷹爲然人以火食之故不受變化間亦有爲熊爲虎爲水族之事然人以所禀之全具一天地故自有運用不受幻變雖不火食不與雀蛤鳩鷹同其轉換矣

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如倚蓋南北字似錯易自地
上觀之北極高南極低政如倚蓋矣
元亨利貞吉凶悔吝以元吉亨凶爲說雖邵子說亦
難從至於利貞者性情也亦無著落大抵達理圓
機之人多不循聖經本旨往往如斷章取義者程
邵之說例多如此孔子則所解文王周公之彖象
未嘗缺惟元亨利貞爲四德不是文王本旨然不
至如邵子元吉亨凶之說矣看程邵文字者於此
等處明著隻眼不受其眩轉可矣
二十七日晴朗如昨

天源發微先後篇具收雜引漫無區別自不覺其矛盾者有之如曰先天反本復靜曰坤又曰前一半子屬陰爲先天後一半屬陽爲後天又曰貞而元先天也亨而利後天也開物先天也成物後天也由前說則先天爲陰後天爲陽由後說則先天爲陽後天爲陰其矛盾如此又以先天奉天時後天不違列爲篇目尤無交涉此先天後天當作先乎天後乎天也邵子所謂先後天只是自然與有爲之別耳自然有爲亦宜就發用上分說不必以先天爲未發後天爲已發天源論先天大抵以未

發爲說時或錯亂以元屬先天以貞屬後天要之看理未熟而徒以薈蕞爲長故爾潘氏論先天以雞子爲喻妙矣然若以用手略助者譬之後天則文王易說其爲病雞雛者多矣此亦當活看如論夫子忠恕明道以忠爲天以恕爲人非謂天貴而人賤天眞而人僞略分自然與有爲則其說如此先後天之說亦宜倣此庶可無害

又言先後天之說歷四聖四賢云云四賢中濂溪未嘗爲此說伊川不翅不用其說今乃混併爲一套亦未精矣

堯之前每事皆先天而造之其說亦局而不活或先
或後豈可如是限截乎旣曰左右叅贊則如此說
不可
康節前知看花以蓓蕾爲漸盛以正開爲太盛蓋怕
處其盛也一見便能知之於物則易於事則難於
自處爲尤難矣
以三王爲十世事業以五帝爲百世事業以三皇爲
千世事業以仲尼爲萬世事業而繼之以仲尼後
禹千五百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年大膽以自
家承當不知其僭也邵子亦昧於自知矣夫苟以

歷覽無際傚大則知崇而不禮卑果可爲萬世事
業而可比於孔子乎卲子之知孔子亦淺矣
易學有意言象數凡四門如王弼以後伊川傳義郎
以意爲主者也如愛看鶴鳴子和同心芝蘭九卦
訓辭者言學也如鄭東白之類細釋爲井形象者
象學也如經世外篇叅伍綜錯以倚數者數學也
四者皆不可闕而自古兼備者少卲子其庶幾乎
倚數之法原於圓三圍四而叅伍錯綜層加轉變之
無窮觀其頭頭皆合無往而不相値好是則劇可
發一笑

天地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無體之一以況自
然不用之一以況道道與自然分得差異恐見怪
於程朱也

初也體用之說邵子自别
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驟見極突兀然不可不原其
二十八日陰午後洒雨風作病憊未蘇只看經世内
外篇間閱天源發微
三十六宮有六說未知孰爲正義孰爲旁說而都錄
備考閱
乾一兌二爲三離三震四爲七巽五坎六爲十一

艮七坤八爲十五此一說也
乾三坤六畫之九震坎艮畫各五爲十五巽离兌
畫各四共十二又一說也
乾一對坤八以至震四對巽五以八宮而成四九
三十六又一說也
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八得三十六又一說也
以復起子左邊一百八十日爲十八宮對右邊姤
午亦十八宮一旬爲一宮合爲三十六宮此方虛
谷說以一旬爲一宮久妥
以十二辟卦中所包三十六陰三十六陽合爲三

十六宮此鮑景翔說兩箇三六爲雜

捻斷之以正卦加反卦之說當爲正義餘說可旁參

而景翔說最劣

都是春三字或問專以正言否朱子答曰鴟梟蝮蝎

惡草毒藥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否然則所謂

春字只是活動不息之意鮑寧乃以春字看作陽

字至引坤月陽不盡之說則似無交涉矣

洪範内篇所立言意狹而辭膚全不是作者手段雜

引經說及先儒成言沓累猥釀往往施不當所漫

不成章豈識未造玄耶抑筆未從意也繇辭亦冗

長以是紹天明恐難妙應也大抵朱門無好文章勉齋北溪文皆困弱非無條理而所乏者圓活也

二十九日晴終日烈風人氣不舒草堂上樑艱得了役斗奴傳狼邑書有餽糧卲子怕處其盛之意推諸粥飯茶酒亦難節中病中因過飽生害深知此道之爲難而康濟一身與均齊邦國亦非二道矣親舊書來太半是推督文字閒中嬲惱莫此爲甚不惟損奪經課亦令心神不怡更思之天下事有生克消息增減進退之理藉使余無此苦業則亦將有科宦奔走幹當家務之事所以局其地敗其業

 者將甚於此則知可以順應矣
晦日大風且雪天地晦冥氣象不可比倂比諸六七
日暄朗若隔曠刼豈非鬼神所爲乎風之爲物宜
精究其理自横渠言陽在陰外不得入而爲風蔡
氏亦因襲其説曰陽薄陰繞而爲風竊以爲不然
塞乎兩間者積氣也自一方有所敲軋則南者北
北者南蓬蓬然鼓作四時八風之來會如扇之軋
氣有聲未可以陰内陽外繞而不能入形言也且
風是巽也巽是入也以爲不能入亦似有窒葢充
塞兩間者原有之氣海也自一方敲軋者隨時之

氣機也本非團圓之物而截作表裏看似欠精透
胡來北風倭來南風皆一方氣機之軋來者繞而
不能入豈其髣髴乎
邵子明言天左旋日右旋以此父子矣又言日隨天
而轉月隨日而轉此則蟻子逐磨之說也看此等
須著眼別白庶免混汩矣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
日隨斗而南此當分晝夜看夏則北斗晝指北冬
則斗指南若揚子所謂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
而萬物虛卽夜看斗之說也